

西风古道 (

余国华

最佳状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佳状态/余国华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西风古道——后现实主义系列)

ISBN 7-80673-068-0

I. 最... II. 余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594 号

丛 书 名: 西风古道·后现实主义系列

书 名: 最佳状态

著 者: 余国华

主 编: 叶觉林

责任编辑: 侯福河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点石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public.sj.he.cn

印 刷: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

字 数: 260,000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,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68-0/1·042

定 价: 17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余国华冷峻的目光掠过这个城市，可他的笔深入到了这个城市，这个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，用语言和情节来解构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中的一个个普通人。一个个人是如此鲜活，一件件事是如此普通，可这人这事却能令你着迷。



目 录

眼神·····	(1)
一事无成·····	(51)
杀着·····	(84)
楼长·····	(105)
铁路内铁路外·····	(136)
工人之歌·····	(206)
牛年不利·····	(227)
最佳状态·····	(236)
不要逼我·····	(282)

眼 神



“真他娘的该杀！”春天一个早上，一个叫阿亮的人在一间广告办公室里，拍案而起，对着一张报纸——一张南方的报纸。

阿亮的对面，坐着他的死党阿明，这张报纸就是阿明推荐给阿亮看的。阿亮和阿明呆的广告公司是属于一家报纸的，他们和别的广告人比较，相对喜欢一点读报纸。阿亮看了看文章的署名，大声大气地说，这家伙。他这样一说，别人至少清楚了一点，写



这篇文章的人，肯定和大家有点关系，于是有几个人要那篇文章看，没有看仔细的，也看清楚是谁写的。还真有关系，这人从前就是这个报社的，有些才气，当然，也有些负气。两股气加在一起，自然不是“人一走茶就凉”的事，而是“我胡汉三还要回来的”，这人在南方把正式调动手续一办好，人就杀了回来。

如今对记者有个说法：叫防火防盗防记者。说明记者有时候爱捣乱，也捣得起来。这人随便找了个选题，由他所在的南方报纸独家披露，说这个城市有好几个区在对结婚的男女进行婚前检查时，如果查出女方不是处女，就要罚款。南方的报纸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后，不管了，他们像那个叫哥德巴赫的数学家一样，弄个猜想出来，其余的人，求证去吧。

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，对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议论的。有些人不敢谈，本市的事情，市领导现在头都大了，听见谁谈这个事，会不高兴的。“连议论都不敢议论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披了知识分子的外衣。”阿亮这样说，等于是逼着人陪他谈这个事。如今的人本来就爱凑热闹，有人约角打麻将，都不会差人，何况这个事情兴奋点高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议论一是这是我们这里的事，为什么本地的媒体不敢揭露？议论二是如果检查出来了不是处女，罚多少钱？议论三是处女有办法检查，那男同志呢，如何检查？专门检查女同志，对男同志网开一面，不大公平吧。说这些话的以女同志居多。

自然，议论得最多的还是这样做对不对？结果有不少人说这是对的，一个长头发的美工竟然说，这是对道德的捍卫。阿亮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，这是对道德的捍卫？这是对道德的践踏！”长头发被阿亮骂了，当下说道：“阿亮，你老婆结婚前肯定不是处女。”阿亮说：“对，说得很对，她不是处女；不过她不像你。你



头发长长的，装出一副前卫的样子，心还是贾政的心。”长头发不清楚谁是贾政，迟疑了片刻没有说话，这个讨论算是结束了。

阿亮光顾自己做社会论坛的主角，没有想到中午妻子小雨就冲到了阿亮的桌前，怪怪地说：“阿亮，你很聪明，会说话，会说你老婆结婚前不是处女。”阿亮赔笑脸，小雨说：“你是不是还要把我婚前和谁睡过，做过几次人流都告诉大家？”阿明跟阿亮关系好，过来打哈哈。小雨说：“阿明，你跟阿亮是死党，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帮忙的。”阿亮还在笑，不过那个笑明显不自然了。

小雨说：“阿亮，你看怎么办？”阿亮说：“我学林彪。”小雨不懂。阿亮解释：“林彪给他老婆叶群写了个证明，证明叶群婚前是处女。”小雨怪腔怪调地说：“你还懂得亡羊补牢。”阿亮终于火了，道：“你结婚前本来就不是处女，亡什么羊补什么牢？我不在意这个东西罢了，你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呢？”小雨冷笑道：“你说的你不在意，不要反悔！”阿亮说：“在我阿亮的字典里，早就把反悔这个单词删了。”

阿明在一边插不上嘴，小雨说了，死党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帮忙的。看两人越吵越上劲，阿明把阿亮拉走了。

二

阿亮和阿明是死党，阿亮跟小雨谈朋友后，小雨介绍了小风跟阿明认识，那个时候，阿亮跟阿明说：“哪里是小雨小风，分明是大乔小乔。”阿明说：“你别光图嘴巴快活，小乔的老公英年早逝哟。”阿亮说：“那又怎么样呢？诸葛亮的妻子谁还记得。小乔，是女人都印象深刻的。”那个时候春风得意的阿亮今天因为一句话，把妻子得罪了。



阿明跟老婆小风商量，小风心细，清楚阿明的意思，是要自己出面，下午拉阿亮和小雨坐一坐，先喝酒，后打牌，娱乐期间，劝说劝说这两个人，毕竟当初他们做过自己和阿明的媒人。黄昏时候，阿亮和小雨给小风面子，喝阿明出钱买的酒，酒喝得恰到好处时，小风说：“你们两个啊，都还是孩子，阿亮经不起别人激，像个二尾的蝻蝻，一撩就上；你小雨，还在耍大小姐派头。我跟阿明结婚前也不是处女，别人这样说，你索性这样说，是啊，偷吃的果子才甜么，看他怎么说。”四个人中，小风最小，说出的话最讲道理，最有分量。

阿明附和自己老婆的话，劝阿亮，说：“你啊，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动不动耍性格。有些话当说，有些话不当说。我们虽然做广告，也是报社广告部的，报纸是做新闻的，毛主席还说，有新闻有旧闻有不闻呢。当说就说，不当说就不说。也不为个什么事，把小雨气坏了，何苦呢。我也不多说，阿亮，你连喝三杯，跟小雨赔个礼。”

按说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阿亮就汤下面，事情很可能就过去了，问题是阿亮竟然这样说：“我错了么？”阿明心里一惊，阿亮的犟劲上来了，他看了对坐的小雨一眼，风暴要来了。阿明有些为自己和妻子可惜，一番苦心付之东流了，他提醒自己，要想个什么办法力挽狂澜才好。阿明在家里排行第五，下面还有两个，上面是一大堆，阿明从小就靠自己的谨慎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话不多，脑子却不笨，顷刻之间，他想到一个办法，笑着说：“小风、小雨……”阿明这个招呼打得非常讲究，就算小雨不想听，看在小风的面子，也得让自己说完。果然，小雨没有驳阿明的面子。

阿明道：“诗里说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么？春天来了，



夏天也就近了。说起夏天，真叫好，你们女的可以花枝招展，我们男的可以满世界找有水的地方玩，这个玩水里头故事多，我救过阿亮一命，不清楚你们听说过没有。”小风懂事，她清楚自己老公不是那种借别人两块钱成天挂在嘴边的人，老公这样说，肯定有老公的道理，马上接过阿明的话说：“不会吧，你还能救人？你要是能救人，那我们报社的记者何必成天像个狗子一样到处嗅新闻呢，跟着你不就行了。”阿明很感谢老婆，笑道：“现在肯定不行了，我说的是从前，小时候，我们一堆同学到河边玩水，阿亮的父母是知识分子，教书的干活，管阿亮管得死一点，阿亮不会游泳。我们一堆人下到了河里，要阿亮给我们照看衣服。阿亮哪里是照看衣服的角色，他又不会游，一个人要走。一个同学说：哎，阿亮，你这大个男人，连河都不敢下？！阿亮急了，下了河，一下去就不见了。试问天下，谁是救人英雄，就是我阿明。”

小风道：“我不信，去年我们到南湖玩，阿亮的泳游得很是一回事呢，阿亮，有这回事？”阿亮不说话，他当然清楚阿明不过是想利用这个事情，说明自己经不起别人激。小风对小雨说：“你要陪我老公喝一杯哟，我老公救了你老公。”小雨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也许不救还好一点。”阿明盯着阿亮，桌下用脚踢阿亮，嘴里对小雨说：“我们那一带，游泳出事的多，不过也有好玩的事，出的事出得稀奇，说是有一个伟大的妈妈，生了个三胞胎，起了三个很大的名字，空军，陆军，海军。转眼之间，三个小家伙长大了，到了玩水的年龄，一起渡长江，海军淹死了，空军陆军游过了长江。”

小雨终于笑了，阿明心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千金难买一笑，这话不虚。”小风趁热打铁，也说了个三胞胎起名的故事，三个孩子的名字最后面一个字，分别是东、方、红。小雨说：“我也



碰到一位，他姓陈，生了个独生子儿子，到派出所起个名字，户警问他，叫什么名字。他说，姓陈，叫陈吉思汗。户警骂道：看你下岗的样子，儿子也配叫这样的名字。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吃了天鹅肉说是癞蛤蟆肉。”阿亮把一杯酒倒进嗓子里，说：“说不定不是天鹅就是癞蛤蟆呢。”

阿明急了，起身给阿亮倒酒，自己都不清楚嘴里在说笑些什么。这餐酒的最终结局是不欢而散。

三

阿明很心疼老婆，小雨和阿亮一前一后离开后，阿明叹了口气，对小风道：“阿亮这个家伙，负了你一番好意。你坐着，我来收拾。”

小风很满意阿明在她面前表现出来的殷切，坐在那里，看着阿明收拾，有一句没一句跟阿明搭腔，小风说：“他们是怎么回事？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你清楚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？”阿明摇头，他也不是太清楚，说起来是阿亮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，但小雨揪着这个话不放的劲头也够高的。小风说：“小雨这家伙，自视很高的，我跟她做同学时，没有少给她打饭。”阿明说：“阿亮还是配得上小雨的，他拉的广告差不多是全部部门人的一成半呢。你做会计，跟他发奖金发少了么！就算小雨自视很高，阿亮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啊。”

两人有一句没一句搭着腔，夜里在床上时，两人还在谈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一对郎才女貌的绝配面临决裂。阿明想了好一会儿说：“会不会是阿亮很在意小雨结婚前不是处女？”小风很快地接道：“你说呢？你也是男人。”阿明笑道：“我真的不在意



的。”小风笑而不言，阿明追问小风笑什么。小风说：“你捡了个便宜。”阿明大笑。他很爱小风。

小风道：“按说，阿亮不是这种人，如果在意，当初就不会结婚，小雨也不是非嫁阿亮不可。结了婚，就表示阿亮可以不提这档子事，总不至于借这个由头大闹一番吧。”阿明觉得小风说得有理，从逻辑上说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阿明说：“会不会小雨现在有了情况呢？”

这个城市经常有些很怪的名词，情人叫情况，好像搞婚外情找情人像阶级斗争一样，有什么异常情况。

小风想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。阿明弄不懂。小风说，你记不记得小雨拉的第一笔大广告。小风这样一说，阿明自然就想起来了，那个印象太深了。有一次，四个人呆在办公室里，小雨说她要见一个大客户，问小风穿什么好。小风是会计，不怎么穿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阿明才看上她的。所以，那一时刻，阿明觉得小雨并不是真心问，只是找一个精神上的支持。小雨穿了一套很露的衣服，阿亮说：“穿这样的衣服还搞不掂，明珠暗投。”小雨说：“还搞不掂，那我就牺牲。”阿明和小风惊呆了，大家都是做这一行的，清楚广告不好拉，派女同志出去找男客户，说起来是利用异性相吸的原理，说穿了，还是有点色相的意思。但这个话，大家都不会明说的，小雨明着说出来，大家惊就惊在这里。

阿亮说：“你要牺牲，我也拦不住你。”小雨笑道：“你少吃醋，充其量，我只会把圆珠笔掉在地上，弯下腰去捡。”四人关系很好，大家笑。小雨弯下身，胸部两点就可以让人一饱眼福了。小风对阿明叫道：“不许看！”

小风对阿明说：“我那次要你不许看的，你偷看了没有？男



人都喜欢偷食。”阿明装出大惊的样子说：“难道小风胸前的两点比小雨差吗?! 我有了美酒佳肴，会在意粗茶淡饭吗?”小风刮着阿明的脸说：“明天，你该刮刮胡子了，出门见客户，也是对客户的尊敬。生意也好谈一点。”阿明点头说：“老婆的话总是对的，别人都这样说，多吃菜少喝酒，听老婆的话跟党走。”小风笑，在笑中，两人又拼命想一些蛛丝马迹。

他们想来想去，总觉得不像，就算小雨有情况，问题是阿亮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爱得一塌糊涂，在办公室里，阿亮从来不会说小雨半句，小雨爱穿什么，和哪个客户约会，阿亮从不干涉，甚至有时候还赞扬地提些建议。小雨本来就漂亮，听了阿亮的建议稍加改进后，人就更漂亮了。有一个秋天，小雨穿一件白色的风衣，里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，小雨问阿亮，围巾的颜色是和风衣一样好看呢？还是稍有区别比较好？阿亮想了好一会儿，觉得稍有区别比较好，“因为有层次感。”阿亮这样说。小雨听从了阿亮的建议，配一条也是白的但和风衣的白不一样的围巾。阿明和小风都觉得阿亮的眼光独到，小雨现在是三种白了，脸是一种红里透白，风衣是单纯的白，围巾是陪衬风衣和脸的白。

小风说：“这事说不定就和那个大客户有关系，阿亮死硬，他不会对人说的。爱面子的男人，都是这样的。最好的朋友也不会说。”阿明点了点头，只能这样想了，要不解释不了阿亮跟小雨现在势同水火的矛盾。小风和阿明一起叹了口气，一起说：“也不清楚他们这次过不过得了这一关。”

四

阿亮离开阿明家后，刚开始，他还尾随在小雨后面走了几步



路，看小雨迟迟没有回头看，阿亮就背道而驰了。

很多城市都有发廊，理发刮胡子做按摩。阿明和阿亮呆的这个城市，经济不是太好，进发廊的价格是十元，理发刮胡子按摩，总价十元。阿亮进了一家十元店，临进之前，阿亮还四处看了看，证实确实没有什么熟人，阿亮才进去。

夜已经非常深了，小店里生意不是太好，只有老板娘和一个小姑娘。老板娘看见阿亮，笑道：“阿亮哥，又来了。”阿亮说：“我是第一次来，哪来的又字？”老板娘嘴快，道：“一回生，两回熟么。”阿亮也笑，老板娘能叫自己的名字，自己当然不是第一次来。阿亮很欣赏这老板娘的说话的方式，做生意的职业的语言，就算是假的，也让人知道她是假的。阿亮想这老板娘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天鹅肉。

老板娘叫女孩给阿亮洗头，又说她叫小春。小春显然到这个城市来的时间不长，穿一件月白对襟小衫，个子小巧，手非常有力。老板娘在一边跟阿亮聊天，问：“重不重？”阿亮说：“蛮好，蛮好，小春的手法蛮好的。”阿亮确实是做广告的，任何人都聊得上来，跟老板娘很有一聊，两人还可以聊农活，老板娘问阿亮坐过牛背没有？阿亮说坐过，牛背上的骨架子太长了，牛一走，骨架子左边右边晃来晃去，硌得屁股疼。老板娘笑，说牛背不是这样坐的，坐在牛背身上，要横着坐，“你们城里的女同志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都是横着坐的，哪有竖着坐的呢？”

阿亮笑，借着玻璃镜，他看到小春也在笑，一边笑，一边用手揩嘴，弄得嘴唇上很多泡沫。阿亮说：“小春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要笑就哈哈大笑，怎么偷着笑呢。”大家又笑，老板娘说：“小春好能干，还会插秧呢。”阿亮说：“要吃饭么，不插秧，怎么会有饭吃呢。”老板娘对阿亮说：“你摸摸小春的手，茧厚得



很。”

阿亮要摸小春的手，小春只是摆手，示意手上有泡沫。阿亮说：“没有关系的。”小春只得把手递给了阿亮，小春个子小，手也小，那些茧却又厚又实。老板娘向阿亮眨眼，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干净得很。”阿亮摸着那些厚茧心里说，确实干净，只是不清楚能维持几天。

子夜时分，阿亮带老板娘和小春一起吃火锅，在阿明家里，酒没有喝好，菜没有吃好，话也说得不投机。火锅是成都人开的，老板娘对阿亮说：“飘得多远，发廊都闻得到。”阿亮说：“就你是狗鼻子。”老板娘说：“你问小春，看她闻不闻得到？”阿亮把脸扭向小春，算是问话的意思。小春看着阿亮，却不说话。阿亮觉得这个女孩子倒是很好玩的。

老板娘要小春去拿菜，阿亮叫住小春，说：“我要一瓶白酒。”老板娘说：“我看你少喝点酒，白酒喝多了，性功能有影响的。”阿亮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我就是要阳痿。”小春立在那里，老板娘催小春去，又对阿亮说：“你积点口德好不好，别把小孩子带坏了。”小春再过来时，三人品字形坐着，阿亮和老板娘随口说些话，胡乱点着头，有时看小春一眼，小春静静地坐着，任火锅的水在她面前翻江倒海。

老板娘善解人意，她说的还是阿亮喜欢听的事情——广告：一个男人在风雨中在黑夜中走在铁轨上，检查铁路的路况，最后这个男人走在信号灯前，抬起头，向前面有风有雨的地方看去。老板娘说：“阿亮哥，男人也需要关怀。”

阿亮笑了，问老板娘，你先生是做铁路的么？老板娘说：“我哪里有先生。”阿亮说：“那你怎么喜欢这个广告？”老板娘说：“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，就是喜欢。”阿亮喜欢这种感觉，喜



欢就是喜欢，找原因再喜欢，本身就是说服自己，肯定有问题。阿亮跟老板娘的话也多了起来。

阿亮跟老板娘说了半晚上闲话，小春一直静静听着，阿亮对小春说：“你说话啊。”小春说：“你们说，我听就可以了。”她说完了，不再说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、静静地看着阿亮和老板娘，眼里流露害怕阿亮会突然不说话的神情。

阿亮苦笑，心里说，小雨是绝对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这样的神情，倒是要我在她面前表现出这样的神情。阿亮心弦被拨了一下，他结了账，叫一辆出租车送老板娘和小春，给了司机一百元钱。阿亮觉得自己这样做不错，给老板娘和小春钱，是侮辱她们，她们是带着手中厚厚的茧来到这个城市的。从吃火锅的地方到十元店，最多只要十五元钱。

五

小雨在家里恭候阿亮，阿亮回来的时候，小雨却不清楚从何说起。阿亮回来后，完全无视小雨的存在，上厕所连门也不关。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个双刃剑，理解成这是一对夫妻也可以，理解成男人无所谓也行。小雨理解的是后者，她叹了一口气，提出要跟阿亮好好谈一谈。

阿亮说，谈吧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，什么都是可以谈的。小雨说：“阿亮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。”阿亮说：“我够认真的了，我酒喝多了，要吐，你要跟我好好谈一下，我不吐，陪着你谈，天下还有比我更认真的男人么？”小雨说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阿亮说：“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想怎么样，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今天早上，不对，是昨天早上，我可能说错了一句话，打也由你



打了，罚也由你罚了，你要怎样，就是怎样。”

小雨说：“既然你这样说，那我就说了，我想离婚，但是我不想让单位的人知道。”阿亮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离婚很丢人么？是你小雨提出离婚的，说出去你很风光的，你把老公甩了，像甩麻袋一样甩了，你很风光，风光的事情还怕别人知道，岂不是像古人说的：衣锦夜行。”小雨说：“我这是为你好。”阿亮说：“我不要你为我好，行不行呢？”小雨说了一堆理由，还真是为阿亮好，阿亮做广告的成绩不错，报社准备在广告部提拔一个副主任，阿亮这个时候离婚，显然对前程不利。

阿亮说：“小雨，我跟你讲个事，有一对夫妻是这样离婚的，男女双下岗，男人踩三轮车，女人到商店当促销小姐。促销小姐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年轻人做的事，形容中年妇女再好的词也不过是徐娘半老，不可能有多水灵的。女人工作没有做多长，回到了家中。

“党中央高屋建瓴，一再强调要保持稳定。可惜落实到地方来，下岗的还是越来越多，下岗多了，明显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，不仅对社会不利，对社会最小的一个细胞——家庭也不利。有一天，这个女人被宿舍其他的几个姐妹劝说，到舞场去玩一下。女人本来心里就烦，随口就答应了：随后就到，找件像样的衣服。女人到了舞场门口，径直往里走。姐妹们告诉她，女士进舞场是免票的。

一个男保安拦住了女人。女人想，我下岗了，走背字，到哪里都遭人白眼。女人想着有气，非要进去，还指门口的高挂的“女士免票”给保安看。保安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是妇女，不是女士。女人气了个发昏，回到了家中。

“心理学家说，女同志比男同志的忍耐力强。这个说法可能



是错的，女同志受了气，很少有忍得住的。女人这天夜里把这个事跟男人说了。显然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男人踩三轮车，要受够多少人的白眼才赚足一天的菜钱米钱。女人这个时候进舞场，男人不见得忍受得住，当然，如来佛可能是个例外。当夜，两人吵了起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工人区，家家都有烦心的事，也没有个人劝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工人区平时大家说话嗓子都很大，别人听这两人吵，可能以为他们看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在大发议论。争吵的最后结果，两人决定离婚。

“离婚是要谈条件的，男人说：简单，你也养不活我，我也养不活你，你要进舞场找个人养你，我也拦不住。你要房子的，就把孩子带着；你不要孩子的，麻烦你走人。女人要养孩子，男人二话不说，踩三轮车走人。那天夜里，可能是十五，月亮又圆又亮，照着马路清楚，三轮车咣当咣当走了。男人现在人在何方，是何方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，没有人知道。

“我们的情况比这对夫妇要好，我们没有孩子，你要房子，三轮车我没有，我踩自行车走人，至于以后，是何方的月光洒在我身上，也不劳驾你操心了。”

小雨说：“我不想做得这么绝的，是我提出的，房子当然归你，我走人总可以了吧。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。”阿亮道：“我无所谓，你做都做了，还怕别人知道么，我为人你也清楚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”小雨起了身，说：“谈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只好明天在街道办事处等你了。”小雨向屋外走去，走到门口，停下了，说：“阿亮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和那个老板有什么事？”阿亮说：“你说呢？”